#### **Tuesdays with Morrie**

#### 最後14堂 星期二的課

第四堂課,他說:「學會死亡,你就學會活著……」

Mitch Albom 著 白裕承 譯

#### mark 08 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 Tuesdays with Morrie

作者:米奇·艾爾邦 (Mitch Albom)

譯者:白裕承 責任編輯:陳郁馨 美術編輯:何萍萍 數位內容:壽世明

數位內容:黃世明 校對:呂佳真

法律顧問: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 出版者: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

www.locuspublishing.com

讀者服務專線:0800-006689

TEL: (02) 87123898 FAX: (02) 87123897

郵撥帳號:18955675 戶名: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e-mail:locus@locuspublishing.com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706號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Copyright © 1997 by Mitch Albo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BLACK LITERARY AGENCY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Literary Agency, Inc.

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1998 LOCUS PUBLISHING C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電子書初版:2012年12月 定價:新台幣220元

課程說明

有關老師,之一

有關學生

新生訓練 第一次電視節目:重逢

開學 第1個星期二

我們談這個世界

課堂

第二次電視節目

第4個星期二 學會死亡,才能學會活著 有關老師,之二

第5個星期二 我們談家庭

114

102

94

90

第 3 個星期二 你的遺憾是什麼? 第2個星期二 自憐自艾的善用

81

73

57

64

44

37

28

13

23

6

第6個星期二 感情與執著 第6個星期二 整無法替代溫柔第9個星期二 全錢無法替代溫柔第9個星期二 愛 第1個星期二 婚姻 第11個星期二 婚姻 第三次電視節目 第三次電視節目

結語

畢業

第14個星期一

我們說再見

### 課程說明

我老師一生所教的最後一門課,每星期上課一次,地點在老師家的書房窗邊,窗外

可看見一小株芙蓉,粉紅色的葉子落地紛紛。每星期二上課,早餐後開始,課程可以稱做

「生命的意義」。老師用他的人生經驗來教。

做些事,像是把老教授枕著的頭換個舒服的姿勢,或是把眼鏡架到他鼻樑上。 這門課沒有評分,但每星期會有口試,你要回答一些問題,並提出疑問 0 吻他額頭道 你有時也得

別,可以讓你得到額外學分。

這門課不需要課本,但涵蓋了很多課目,包括愛、工作、社區、家庭、年老、寬恕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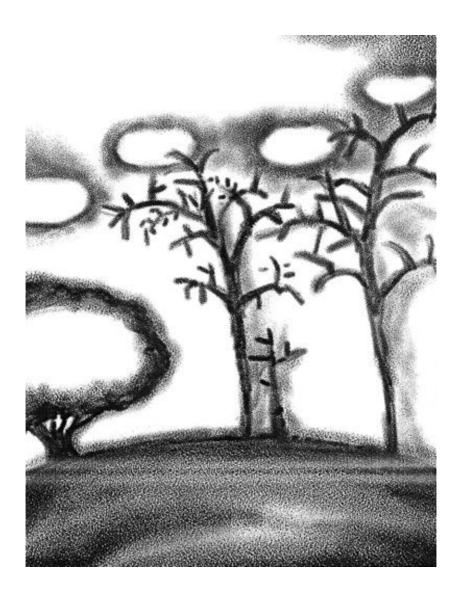
以及最後的死亡。最後一堂課很短,只有幾句話。

沒有畢業典禮,只有一場葬禮。

沒有期終考,但要寫篇不短的報告,討論你所學到的事。我的報告就是這本書。

我老師一生最後一門課,只有一個學生。

這個學生就是我



輪番上陣的長篇大論頗感不耐。等到典禮結束,我們把方帽子拋到空中,正式從麻薩諸塞 木製折疊椅整齊排開,我們成百個學生肩並肩坐在一起。我們穿著藍色的呢絨質長袍 一九七九年暮春,一個炎熱令人汗流浹背的周六下午。在校園的大草坪上,一排排的

州瓦森市的布蘭迪斯大學畢了業。對我們許多人來說,慘綠年少就此劃下了句點

我找到了墨瑞·史瓦茲,我最喜愛的教授,介紹他給我父母親認識。他的個子矮小,

別是下排牙齒向內斜,像是被人一拳打進去似的,但當他笑起來,那樣子像是聽到有史以 的銀髮拂著前額,一雙大耳朵,鼻子呈三角狀,眉毛也逐漸變得灰白。他的牙齒曲彎,特 來像是聖經上的先知,又像是聖誕節傳説的小矮人。他藍綠色的眼睛閃閃發亮,日見稀薄 步伐也小,彷彿只要吹起一陣強風,就會把他颳到雲端去。他穿著畢業典禮上的長袍,看

來第一個笑話

上面有他的姓名縮寫字母。這是我前一天在一個購物中心買的。我不想就此忘掉他,也許 不好意思,低頭看著腳。在互道珍重前,我給了教授一份禮物,那是一個棕色的手提箱, 他向我父母表示,他的每一堂課我都去選修,他説:「你們的孩子很特別。」我有點

是我不想讓他忘掉我

他細瘦的胳臂,環繞著我的背脊。我的個子比他高,當他這樣擁著我,我覺得手足無措 「米奇,你是個好學生。」他一邊說,一邊端詳著手提箱。然後他抱了抱我,我感覺

又覺得自己像是比較老,彷彿他是我的孩子。

他問說我會不會保持聯絡,我毫不遲疑回答:

「那當然

當他退步向後,我看到他熱淚盈眶

## 有關老師,之一

九九四年夏天,他被判了死刑。但回頭看,墨瑞早在這之前就有不好的預感。他不

再跳舞的那一天,他就知道了。 我的老教授一直喜歡跳舞。音樂並不重要,不管是搖滾、大樂團或藍調

拒 他會閉上眼睛,臉上掛著幸福的微笑,開始有韻律的手舞足蹈起來。 他的舞姿不是頂

他來者不

漂亮,不過他不擔心舞伴的問題,因為墨瑞都是一人獨舞。

的寬鬆運動長褲,脖子上掛著條毛巾。不管放什麼音樂,他都是聞樂起舞,從吉魯巴到吉 光效果及震耳欲聾的音箱,墨瑞走進會場,場中多半是年輕學生。他穿著白色T恤及黑色 他每周三晚上總會前往哈佛廣場的教堂,參加一項叫 「自由舞蹈」的節目 會場有燈

米 · 嗑了藥的指揮家,直舞到汗流淋漓,背脊濕透。會場沒人知道他是位傑出的社會學教授 漢崔克斯(Jimi Hendrix)的音樂,他都能跳 他扭 .啊扭、擺啊擺 ,兩手飛舞, 彷彿是

長年在大學教書,寫過多本廣受好評的著作,他們只當他是個老瘋癲

停 ,像個拉丁大情人。等到樂聲結束,大家都鼓掌起來,而他還意猶未盡,面有得色

有一次他帶了卷探戈錄音帶,要他們播放出來,然後他充當起指導,滿場遊走忙個不

但人生終有笙歌散盡的一天。

他六十歲上開始有哮喘毛病,呼吸變得困難。一天他在查爾斯河邊走著走著,突然迎

面颳來一陣刺骨寒風,頓時讓他喘不過氣來。他被緊急送到醫院,注射腎上腺素治療 又過了幾年, 他開始行動不便。有次在朋友的慶生宴上,他無緣無故就跌 倒 又

天晚上,他從一家劇院台階上摔下去, 把在場的人嚇壞了。有人高喊:「 讓開 , 不 -要圍

著!」

墨瑞比一般人更了解自己,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,這不只是人老了的現象。他一直感到 這時他已經高齡七十,所以人們只是悄聲說「他老了」,扶著他重新站起身來。不過

倦怠,覺也睡不好,還夢到自己死去。

驗 檢查 背取了一小片檢體 。有一項檢驗要他坐在一張特製的椅子上,對他施以電擊 , 他開始去看醫生,到處遍尋良醫。 但什麼毛病都找不到。最後一位醫生為他作了肌肉組織切片生化檢驗 。檢驗結果認為是神經傳導方面的問 醫生為他驗血 題 為他驗尿 , 墨瑞於是又接受了一 (有點像在坐電椅) ,還從肛門穿入直 , 從墨瑞· 連串的 , 記錄他 腸鏡 小 檢 腿

醫生看了檢驗結果後說:「我們要作進一步檢查。」

的神經系統反應

「我們還不確定。你的時間比較慢。」墨瑞問:「為什麼?是怎麼回事?」

他的時間比較慢?這是什麼意思?

生的診所 最後 醫生要他們先坐下來,才告訴他們壞消息:墨瑞得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 在一九九四年八月 一個炎熱悶濕的日子, 墨瑞 和太太夏綠蒂前往 位 誦 經學醫

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,簡稱ALS),又稱路格瑞氏症 (Lou Gehrig's disease) , 這

是一 種可怕無情的神經系統重症, 沒有方法可以醫治

墨瑞問:「我為什麼會得這種病?」

沒有人知道

病已經到末期了嗎?」

是的

那麼我快死了?」

醫生和墨瑞及夏綠蒂坐著談了將近兩個小時 醫生說,很遺憾,是的

時

,

醫生給了他們有關ALS的一些資料,幾本小冊子,彷彿他們是要開個

,

耐心回答他們各種問題

0

他們要離

崩

銀

行

帳 戶

似

的 女人提著大包小包的採購雜貨。夏綠蒂腦海中翻攪著千千萬萬個思緒:我們還剩多少時 0 走出外面 ,陽光燦爛,眾人忙著自己的事,有個女人慌張跑到停車錶前投幣 , 另 個

間?我們要怎麼面對?我們要怎麼負擔醫藥費?

在這同時,我的老師感到驚異不解:四周為何一切如常?世界不是應該停下來嗎?他

# 們不曉得我發生了什麼事嗎?

然而世界沒有停下來,世界根本理也不理,而當墨瑞虛弱地拉開車門落座 他感覺彷

彿陷入無底洞中。

他想著:**這下怎麼辦?** 



我老師苦思答案的期間,病魔一天又一天、一星期接一星期的襲上身來。一天早上他

把車子從車庫裡倒車出來,結果幾乎使不出力氣來踩煞車。他從此再也不能開車

他老是會跌倒,因此買了支拐杖。他從此再也不能自由走動

他照老習慣到YMCA去游泳,但發現他再也無法自己換衣服

0

他因此請了第

個家

庭看護,名叫東尼的一個神學生,幫忙扶他進出游泳池,穿脫泳衣 。在換裝室裡面 別人

裝作沒在看他,但都還是看著。他從此再也沒有隱私權

九九四年秋,墨瑞來到丘陵起伏的布蘭迪斯校園,教他最後一門大學課程。他當然

可以不教這門課,校方會諒解,何必在這麼多學生面前受這個苦?待在家裡吧,打理自己

的事。但墨瑞從沒想到要辭去教職。

椅子前面。他好不容易坐了下來,把眼鏡從鼻樑上拿下來,望著那一張張瞪著他看的年輕 墨瑞蹒跚走進教室,這是他棲身三十多年的家。他拄著枴杖,花了一會兒功夫才走到

面孔。

朋友們,我想你們都是來上社會心理學的課。這門課我教了二十年,而這是我第一

·如果你們覺得不妥的話,可以放棄選修,我會了解。 ]

次要說,上這堂課有個風險,因為我得了會致命的病。我可能無法教到學期結束

他露出微笑。

他從此再也沒有秘密可言



ALS就像蠟燭一樣,它把你的神經熔化掉,剩下你的身體像一攤蠟。這種病常從腿

免一死,他可是很有價值的,不是嗎?他可以研究死亡,當它是一本活教材 他要另闢蹊徑 他不願就此凋零萎謝, ,以死亡作為他生命最後的計畫, 他不要為了自己離死不遠而羞於見人 他所剩歲月的重心所在 。研究我的緩 。既然人終不

管子呼吸 部 只要短短五年時間 嗒舌作響, 制 開 始發作 幹 肌 肉 就像科幻電影裡 而 , 所以你再也無法坐直。到了最後你如果還活著 逐漸向上蔓延。你會無法控制大腿肌肉 你的神智完全清醒,被禁閉在軟趴趴的臭皮囊中, 面的情節 , 整個 人困陷在自己的肉體中。 所以你再也無法站立。你會無法控 ,你要在喉嚨上穿孔 也許還可以眨個眼 從得病到這個 皮或是 階段 靠 根

墨瑞的醫生說,他大概還有兩年可活。

墨瑞自己知道剩不到兩年。

後 , 就開 但 .我的老師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,他那天從診所出來,得知自己的性命危如累卵之 始 **温醸** 這個決定。他問自己:我是要日漸萎靡不振 , 或是要善加利 崩 剩 下 的

間 ?

## 慢步向死亡,觀察我身上發生的事 和我一道學習

墨瑞要走過生與死之間的最後一 道橋樑,並留下此行的記述



運動他日漸萎縮的腿部,讓肌肉有活動,把他的腿前後彎曲伸展,就像用幫浦打水 秋季學期很快過去了。他所服的藥愈來愈多,醫療成為家常便飯。護士來家中幫墨瑞 樣

按摩師每星期來一次,因為他一直覺得肌肉沈重僵硬不堪,按摩一下有助紓解 他跟靜 坐

老師學習,閉上眼睛、專注凝神,直到整個世界只剩下呼吸,吸氣、呼氣,吸氣 天他拄著枴杖,從家裡走上人行道,結果當街摔倒,從此枴杖換成手扶助行 呼氣 架 0 他

體 , 所以得要別人拿著便壺才行

的身體日益衰弱

,上廁所都變得太累,因此墨瑞開始使用便壺。

他小便時必須用手撐著身

他一 些同事好友來訪時,他會問:「聽著,我得要小便,你不介意幫忙吧?你這樣做沒問 多數人都會對此感到尷尬,特別是像墨瑞這麼年高德劭的人,但墨瑞並不像多數人。 迪斯大學一

個同事突然心臟病發去世,墨瑞參加了他的葬禮

回到家來很沮喪

人聽

布

蘭

後

年

0

他

題嗎?」

他們通常都會樂於伸出援手,這使他們自己也感到驚訝。

若真的想幫他,就不應該是同情他,而是多多來訪、多打電話 探討死亡的真正意義,談著世人總是害怕死亡,卻不見得瞭解其意涵 事實上 痆, 他的訪客愈來愈多,讓他接不暇 。他主持若干討論死亡的 , 和他討論他們的 他對朋友說 |小組 大家 間 題 他們 一起 就

墨瑞雖然受到病魔折騰,他的聲音卻仍然有力而富於磁性,而他的腦中更有千萬個思

和過去大家相處一樣,因為墨瑞一向都是很好的聆聽者

緒躍動翻騰。他要證明,垂死的人並不一定是無用之人。

現在已經必須坐輪椅,他爭取著時間 新 的 年來了又去。墨瑞雖然沒有跟別人講,但自己知道這是他生命的最 ,要把自己心裡的話,講給他所愛的每個

多麼可惜啊 他說: 「這麼多人說了這麼多好聽的話 ,歐文自己卻聽不到

墨瑞不甘遭受同樣命運 。他到處打電話,跟人約時間。一 個寒冷的星期天午後,他家

致上敬意,有人哭,有人笑,還有位女士朗誦了一首詩

中聚集了一小群朋友及家人,舉行一場「生之葬禮」。每個人都說了些話,對我的老教授

「我親愛深情的好友

你長生的心

在時間長流中添增年輪

温柔的水杉……」

墨瑞和他們一同哭笑。我們平時從不會對所愛的人講的衷心話語,墨瑞在這一天都傾

只是墨瑞還沒有死

心剖白。他的「生之葬禮」可說大獲成功。

事實上,他生命中最不尋常的一段經歷,現在才要開始

### 有關學生

這個時候,我應該說明一下,在那個夏日午後,我擁抱了我親愛而睿智的老教授,並

我並沒有和他保持聯絡

且答應要保持聯絡之後,發生了些什麼事。

事實上,我和大學認識的大多數人都失去了聯絡,包括我那群喝酒的朋友,以及第

開校園、前往紐約大都會,一心想要以一己所學貢獻世人時那麼的意氣風發 個和我同床共枕的女孩在內。畢業後的幾年歷練,讓我變得世故老氣,完全不復當年我離

我發現世人對我並不是很感興趣。二十出頭的我到處飄泊,租房子找分類廣告,一心

不解自己為什麼會四處碰壁。我的夢想是成為著名的音樂家(我彈鋼琴),但我在昏暗空

盪 就是沒有想到我 的 酒 吧混跡好幾年,許多機會無疾而終 我的夢想終而變了顏色。我生平頭 , 樂團分分合合,製作人似乎忙著發掘新 一遭嘗到失敗的滋味

但

立. 上帝 胰 飯桌上痛得整個人彎下去, 我看著他原本健壯的身體日益衰弱,接著變得浮腫。我看著他夜復一夜受病魔折磨 俊的人,唇上留著濃密的髭鬚。他生命最後一年我都在他身邊,住在他同棟公寓的 我孩提時代學習的楷模,我心裡總想著:「我長大以後要像舅舅一 臟 , 默默洗著碗盤 癌 在 此同 當年他教我學音樂、教我開車 他痛苦呻吟著: |時 , 我也第 眼睛望向別處 次和死亡交鋒 啊 兩手緊抱腹部, , 耶 穌 ! \_\_ 0 我 教我打美式足球,揶揄我和女孩子的交往 我最喜歡的 ` 眼睛緊閉 舅媽 , 以及他們的 嘴巴因痛苦而扭曲變形 個舅舅 , 兩個 以四十四歲之英年死於 樣 ° 小兒子 他是個矮小 ,只能 無言兀 樓 禃 他是 啊 , F 在 英

這是我生命中最感無助的 時 刻

望向夜空,強咬著牙跟我說,他看不到自己的孩子讀下個學年了, 五 戸的 個晚上, 我舅舅和我坐在他公寓的陽台上, 晚風習習 問我能不能幫忙照顧 溫暖宜人。 他 眼 他

們。我求他不要講這種話,他只是悲傷望著我

幾個

星期後他過世了

事 歌 記者。如今我不再追求自己成名,而是報導那些名運動員如何功成名就。我為幾家報社 刻也不容錯失。 後就坐到打字機前,身上穿的仍是前一晚入睡也沒換的衣服。我舅舅在一 ,還為雜誌社寫稿,我沒命似的埋首工作,日以繼夜,全心投入。我早上醒來刷牙 。我回學校念書,修了一個新聞碩士,人家給我的第一個工作我就接了,成為 喪禮過後 , 我不再去人沒坐滿的酒吧演奏音樂,也不再躲在房間寫那些沒 我的生命改變了 。我突然覺得時間變得很珍貴 ,就像流水去而不返 家公司做事 人想聽的 個 體 , 然 他 做 育

欄 籃 自 球 亩 還寫書 隊 報》 我到處尋求機會 的 棒 體育專欄作家 、上電台、固定出現在電視上,針對身價千萬的美式足球員及假仁假義的大學 球隊及曲棍球隊, , 從紐約跳槽到佛羅里達,最後終於在底特律定下來, 。底特律對運動的狂熱可說無休無止 我正可以一展抱負。短短幾年間,我不僅主持 , 擁有職業的 成為 美式足球隊 個 《底特律 體育 車

對日復一日重複沈悶的工作痛恨不已,我下定決心不要變得跟他

樣

運 動員養成計畫大發議論 於今襲捲全美的新聞媒體狂潮 我也有推波助瀾之功

可熱。

有朝 交往七年後結了婚,而婚禮後一個禮拜,我就回到工作崗位。我跟她說也跟自己說 名叫潔寧的深色頭髮女孩,雖然我忙得不可開交、跟她聚少離多,她卻還是愛著我 期完成。我狂熱投入運動健身 投資股票, 我不再是無殼蝸牛, 日會生兒育女,這是她衷心深盼的事,但這一天遲遲未來 有自己的投資組合 而 開始置產 , 0 開起車來風馳電掣。 我像是用高速檔行駛 。我買了山坡上一幢房子, 我賺錢多到自己數不完。我遇 , 不管做什麼 車子換了一 , 我都是快馬. 輛 又一 加 到 鞭 輛 我們 0 個 我 剋

快樂享受,直到我老病交加 我用成就來滿足自己,因為成功讓我覺得可以主宰事物,讓我可以榨取到最後 而死 , 就像我舅舅 一樣 我認為自己終必也難逃這 關 絲的

信件 這總是顯得遙不可及,彷彿是下一輩子的事。 那 就隨手一丟,以為這又是校方來請求捐款了。 麼 墨瑞呢?我偶爾也會想 到他 想到他教我的「做人本份」及「 這些年來, 因此我並不知道墨瑞生病的事 我只要一看到布 與人 蘭 迪 溝 斯大學來的 通 而 仴 口

面。

我豎起了耳朵……

事情本可能一成不變這樣下去,要不是我一天深夜亂轉著電視頻道,

以告訴我消息的人,早被我淡忘了,他們的電話號碼,大概深埋在閣樓不知哪個雜物箱裡

有個節目突然讓